

dongfang

东方文学丛书

失败

〔印〕克里山·钱达尔 著

怡 新 译

中华全国妇联
图书馆
管理干部学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东方文学丛书

008182

7351.4
9

失败

(印) 克里山·钱达尔 著
怡 新 译



女子学院 0055193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失 败

(印) 克里山·钱达尔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临汾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40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 6,800 册

书号: 10397·15 定价: 1.10 元

译者的话

克里山·钱达尔(1914—1977)是本世纪继普列姆昌德之后,印度文坛首屈一指的作家。他用乌尔都文写作,在四十年左右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对乌尔都文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克里山·钱达尔的创作特点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他的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他象一个高明的画家一样,在作品中细致而生动地描绘出印度的美丽风光和迷人的田园景色,再加上诗一般的语言,给读者以充分的美的享受。与此同时,他又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严峻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使读者认识到,他们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而是生活在一个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激烈斗争的阶级社会中。他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揭露和批判了社会上的种种弊端,表达了广大人民的美好理想,热烈赞扬了人民对恶势力的反抗精神;不仅如此,克里山·钱达尔还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表达出对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抒发了火一般的革命激情。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诗一般的语言,他的生动的比喻,他的幽默与讽刺手法和他对人物心理的深刻揭示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大大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感染力。

《失败》正是这样的作品。它被认为是克里山·钱达尔的代表作,发表于1939年。作家在这部小说中,生动地描绘了克什米尔地区迷人的自然风光:高山、深谷、丛林、

BAC06/06

牧场、园林、古迹、山泉、瀑布、河流、幽径……使人感到历历如见。作家所塑造与刻划的人物栩栩如生，并体现出作家鲜明的爱憎感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家还以极大的热情，描绘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以及劳动人民在劳动之余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唱歌、讲故事、说古道今、模仿滑稽演员的动作……，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活泼、开朗和乐观的性格。作品中关于庙会活动的描述，把读者带到印度热闹的市集中去，犹如身临其境，也去逛摊子，听商人念乌尔都大诗人的诗，看当地人学舌，欣赏农民的摔跤，为农民的集体舞蹈叫好……，姑娘们唱着旁遮普民歌，唱得那么优美、动听；少女们的游泳场面，使人感到是水仙在嬉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作品中描述了孩子们的游戏，这些可爱的孩子是那么天真，那么充满稚气，那么生气勃勃。作品中多处描绘的爱情场面，形成一组优美的画面，体现了健康的情趣。

《失败》通过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出现的两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揭示了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与冲突的斗争。告诉读者，这里风景虽好，但并不平静。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到处为非作歹，为害百姓，作践青年。劳动人民、青年男女遭受压迫、奴役，老农民当了一辈子牛马，仍不清阎王债；青年男女的美好愿望被上层人物踩得粉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长工们眼看地主倒霉，对他们的呼救置之不理；年轻人拿起刀，砍向作恶多端的婆罗门……。进步力量的反抗会遭到镇压，他们会受到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失利，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他们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变失败为成功。他们憧憬着美好

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前景会给他们新的勇气，使他们通过不断的反抗、斗争，不断削弱敌对阶级的势力，使敌人遭到彻底的失败。

《失败》是克里山·钱达尔的成功之作。虽然它也有一些瑕疵，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在印、巴有广泛影响的名作。

克里山·钱达尔的名字，不但在印度、巴基斯坦家喻户晓，他的作品不但被译成印、巴的多种文字发表，而且他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发表。在我国，也翻译出版了他的好几本小说。现在，我们把他的代表作《失败》的中译本献给我国读者，希望通过这本小说，能使我国读者对克里山·钱达尔，对乌尔都文学有进一步的了解，并从中得到启迪和裨益。这本书是从乌尔都文原书译出，并参考了印地文版本。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译 者

1984年4月

东方文学丛书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刘国楠

梁立基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李 谋

张鸿年

张锡麟

张光璘

张仁健

常德顺

潘金生

第一章 梦 幻

太阳忽然西沉，一片风光绮丽，景色迷人的谷地一直延伸到视线所及的远方。太阳最后一次把它那金色的光网抛撒在谷地的底部，被浓绿的树林覆盖着的远山、稻田、碧波粼粼的河水、小小的木桥、还有那郁郁葱葱的梨树林，统统都罩在了晚霞织成的金色罗网之中。晚风徐徐吹动，好象它那轻缓甜蜜的呼吸也被罩在网下，连夏姆的脸上也感到那彩色网线的轻软柔和，好象这金色的光网正从他的脸上向西边滑落。太阳象网住一片斑斓的鱼群一样，把整个河谷的一片金光和全部美景尽收网中，现在它正把这一切向西边拖去。光网从山峰上向下收缩，从密林的上端向铺缀在秀丽的河谷上的稻田移动，光网后面是不断扩大的沉沉暮色。夏姆心想，一个人哪里有这样大的权利能垄断一片谷地的全部美景并在离开时把它们全带走呢？他真想在西边太阳沉没的地方，沿着地平线修筑一条长堤，拦住这向天边流去的美景。让日落前最后一刻的无比艳丽和妩媚的景色永远留住。然而西沉的落

日对他那天真幼稚的幻想却付之一笑，过了几分钟，淡淡的暮色便笼罩了整个河谷地带。只有西边的天际留下一抹红霞，那是光网的边沿。夏姆骑的那头骡子颈上的鬃毛刚才还象红火一样在闪动，这时已变成了一条十分难看的干枯的毛织绷带。他想，现在何必再呆在这个山口，骑在骡子背上考虑自己那已经落空的愿望呢，应该继续赶路才是。

胡拉姆·侯赛因在夏姆旁边，骑在另一头骡子上，他欠身指着前面的河谷说：“这是芒德尔河谷，芒德尔河的那边是区公所所在地，天黑以前我们就可以到达，区长老爷也许正在等你呢。”

区长老爷、淘气的罗威、幼小的宁密和慈祥的母亲，今天都在盼着他回来，他们那股切期待的面孔顿时浮现在夏姆眼前：宁密天真无邪的笑容以及她眼里流露出的惊异神色；罗威淘气的喊声，蓬松的卷发以及他不时捋一下头发的姿态；母亲宽阔的前额、笔直的头缝、花白的头发、细眉下安详的眼神、眼角边细微的皱纹、将近中年的体态、都显露出她那不安的神情，一种莫名的、内涵的恐惧，然而又是极其强烈的母爱。在这一切形象之上的，是他父亲的一张向下注视着的脸，一双目光锐利的眼睛，眼中流露出不安的神色，似乎在搜寻着什么。这双眼睛有时闪耀着喜悦的光芒，有时笼罩着愁云，有时流露出统治者的威严。在这双眼睛看来，似乎全世界到处都是罪犯，除此之外还有他那被不断抚摸着的确实的下巴。

夏姆整整一年后才回家来看望亲人，去年他过完暑假返校以后，父亲调动了工作，既是调动，又是高升，现在当上了芒德尔地区的区长。这一年来家里人都会有些什么变化呢？

眼前这是个新地方，原先所在的提尔科特完全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一个被冰雪覆盖和寒霜侵袭的地方。而目前的这片河谷却是广阔无垠的，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淌流不息，无疑是个好地方！小妹妹和小弟弟会多么热切地盼望他回来呀！恐怕妈妈有时也会来到这河谷的尽头，骑着骡子经过这羊肠小道在行人中寻找自己的儿子呢。

夏姆和胡拉姆·侯赛因这时已经从隘口斜坡上下来，踏上了一条笔直的小路。夜幕笼罩了四野，一片黑暗和寂静，只有当骡子的蹄子碰到石头时，才听到骑骡子的人用疲惫而模糊不清的声音说一声：“小心点儿，奴利，小心点儿！”

夏姆昏昏欲睡，一股浓郁的香味一阵一阵向他的鼻子袭来，这使他估计到他们这时正沿着巴斯默迪稻田附近的道路在行进。巴斯默迪水稻^①的芬芳多么令人陶醉和留恋啊！

忽然他感到一阵口渴，他看了看胡拉姆·侯赛因，发现他骑在骡子背上，象一尊石像，一动不动。

“胡拉姆·侯赛因，附近有泉水吗？我渴极了。”夏姆说道。

胡拉姆·侯赛因说：“再走十几步就有。正好你到这儿感到口渴了，不然的话……”

继续往前走了十几步以后，骡子自动停了下来，也许它也渴了。这儿有一个小水泉，泉水在两块巨大的黑石板之间闪闪发光，这水泉被浓密的树荫遮着，只听见蛙声响成一片。夏姆两膝跪在一块石板上，俯下身去，用双手捧水喝。

“这泉水里有蚂蝗，过路客人！”一个人说道。

①一种带有香味的优质稻米。

夏姆猛然一惊，急忙往后一缩，站起来，脚踩在石板上，在被树木遮蔽得更加黑暗的夜幕下，看到原来是一个姑娘。这姑娘身材修长，匀称，胸部隆起，一双明亮的眼睛就象那石板中间晶莹的泉水。她头上顶着一个水罐，正站在夏姆的身边。

“这里……这泉水里有蚂蝗？”

姑娘微微地点点头，说：“是的，有蚂蝗，……在黑夜
里，这蚂蝗会爬到喝水的人的喉咙或鼻子里去，有时还会钻进脑子里去……”说完她笑了。

姑娘说话的口气里带有自负、大胆和女性的挑战，好象她存心要让他丢丑似的。他对这位向他施放舌箭的姑娘产生了兴趣，问道：“蚂蝗如果钻进脑子里去了，那会怎么样呢？”

姑娘说：“会象树上生了蛀虫一样。”

“什么意思？”

“树会倒，蛀虫照样活下去……，喂，喝水！”

姑娘捧着水罐，倒水让夏姆喝。夏姆朝她那双又黑又亮又深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发现从她那双象天鹅一样惊慌不安的眼睛里流露出要鼓翅飞走的神情，但是马上她又恢复原状，仍然捧着水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夏姆忽然意识到他已经喝完水了。

他向姑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回答说：“我的名字叫金德拉，我的家就住在前面那片树林旁边的山坡上。我和妈妈住在一起，她是个寡妇。我们家里还养了一条狗，它的名字你也想知道吗？它叫谢拉^①，它可真是一头赶坏人防陌生人的狮子呢！”

^①即狮子。

她笑了，不过她的笑声中明显地流露出开玩笑的意思，她语气里充满了讥嘲的意味。

多傲慢，多自负，多厉害的挑战呀！

夏姆跨上骡背，动身要走了。

金德拉突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蚂蝗！”他笑着说，然后用脚跟踢了一下骡子，飞也似地跑了。

他从奔驰的骡背上回过头来，朝后边看了一眼，姑娘仍然站在原地没动。他们越走越远，姑娘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最后终于消失在黑暗之中……。夏姆现在不渴了，一阵阵清香又向他的鼻子袭来，那是巴斯默迪水稻饱含泥土的香味……

胡拉姆·侯赛因说道：“这个姑娘可不是个东西，她不愿意和任何人结婚，不愿意让任何人管她，田亩税务员给她的寡母出过三千卢比，想娶她。这头小母驹能值这么多钱，也就算不错了。可她那个倒霉的寡母硬是不答应。她们母女俩是被村里人赶出来的。她妈妈原来和一个不同种姓的人结了婚，一个出身婆罗门种姓的女子却去和一个当皮匠的男人结婚！那皮匠是从查谟来的，这个金德拉就是他的女儿。如今皮匠死了，撇下这母女俩。她们只有一小块地，就靠这点地过日子。村里的人都厌恶她们，体面人家谁也不让她们进到家里。母女俩日子过得很艰难，如果这寡妇能把女儿卖掉，她的日子就会好转，可她却是个大笨蛋。少爷！这姑娘的脾气也和她妈妈一个样。”

夏姆一直倾听着胡拉姆·侯赛因的讲述。骡子缓缓地往前走着。河谷里变幻无穷的景物都一一印在了他的心里。后

来他又感到，好象胡拉姆·侯赛因所说的事情，也变成了这个河谷地区的景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接着他又好象从那些话语中听到了蜜蜂的嗡嗡声，于是他的眼睛迷乱了，话语不再有什么意思，只有蜜蜂的嗡嗡声，这声音不断冲击着他的心扉。话语、香气、景物……全都无意识地，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他的脑海。他骑在骡背上开始打盹了。

二

过了芒德尔河以后，便是田间小道，往前走不远，是个小土岗，小土岗再往前，道路就平坦了。夏姆把左腿挪到右边，安安稳稳地坐在骡鞍上，手里抓住缰绳，两腿搭在右边，直起腰来，把帽子脱下来放在前面，然后全身放松，显得悠闲自在的样子。骡子慢慢上了土岗。土岗上有一棵弯曲的大梨树，道路两旁是玉米地，玉米的花香一阵阵向他迎面扑来。一个姑娘在挤牛奶，她旁边站着一个古贾尔人^①。这里有一座房子，一个人缠着一条围裤，蹲在一张没有铺床单的床上，悠然自得地抽着烟。旁边是一个老年妇女，正在往灶里添柴禾。玉米面已经揉好，放在一边，两头母牛在一旁哞哞地叫着，一头小牛两条后腿岔开哞哞地撒起尿来。红火、炊烟、牛粪、牛尿、咕噜咕噜的抽烟声、玉米散发出来的清香、树丛里探出头来的野玫瑰花、翠绿的木瓜树以及木瓜树枝间各种鸟儿的欢跳鸣叫，都一齐拥进了夏姆的脑海，反而使他的脑子空空如也，开始昏昏欲睡了。他的身子随着骡子的步伐

①印度的一个以养牛为生的民族。

左右晃动着，他的两条腿也摆来摆去。突然他听到附近有两个小孩大叫起来，他惊得差一点从骡背上跌下来，原来是他的弟弟罗威和小妹妹宁密正高兴地拍着手大声嚷叫：“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啊，大哥回来了！”罗威和宁密跑过来抓住骡子的缰绳。夏姆从骡背上翻身跳下，两手把弟弟和小妹妹一齐抱在怀里。宁密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她的修剪了的头发垂在夏姆的肩头。罗威褐色的面颊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红云，他伸出两手，紧紧搂住哥哥的脖子，说：“你给我买刀了吗？”

“我的汽车买来了吗？”宁密也问道。

夏姆笑了笑，说：“都买来了。”

然后，他轻轻地把弟弟妹妹放下，说：“现在你们给我领路吧。”面前一个小园子里长着麻诺树和黄杨树，还有盛开的夜来香和黄茉莉花，满园馨香驱散了他的朦胧睡意，他抬眼一看，发现这花园座落在一座小小的房子前面。一个满脸麻点的人笑咪咪地站在阳台上。罗威看了看他，挥着手说道：“大哥回来了。”那麻脸人向夏姆打了招呼，夏姆也向他打了招呼，然后继续往前走去。这里有一个看来是新开辟的小花园，花园里种了许多小树，四面围着木栏杆，花园的前面是幢大洋房，靠花园的墙边种了一棵无花果树，还有几棵梨树，树上的梨子把枝条都压弯了。胡拉姆·侯赛因走在前面去了。宁密和罗威还是不停地嚷叫着，同夏姆一起进到屋里。

夏姆弯下腿，向父母行了触脚礼，母亲的眼里顿时泛出了泪花，父亲的脸上也闪出了带着泪水的微笑。他在向父母行触脚礼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又想起了他那学院的花园，在

那个花园中间有一棵毕钵罗树。他曾经坐在树下的长木椅上，和斯迪拉订过海誓山盟，斯迪拉有一张象玫瑰花一样红润的脸，看起来好象搽了一层浓淡相宜的胭脂，她的脖子细长、弯曲而有光泽，就象陶瓷水罐的颈部一样。不知为什么，他这时偏偏想起了这个斯迪拉。斯迪拉曾经对他说“你会忘记我的。”他当时回答她说，“有谁会忘记自己的命根子呢？不过基督教姑娘的爱情能靠得住吗？”斯迪拉听了他这样粗鲁的玩笑话，马上气得满脸通红，他当时不得不向她赔礼道歉。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在庭院里又想起了斯迪拉。

他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孩子，这是恰娅·黛·维·姨妈。”一个又高又瘦的妇女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这妇女听声音象个年轻人，还带着女性的魅力，当然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微的皱纹。他想，这位姨妈年轻时准是一个典型的美人儿。母亲也真多事，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总是要给我找几个姑姑、姨妈、婶子、姐姐之类的干亲。姨妈，这个姨妈的身材、姿色和风度现在也还能使得一些人神魂颠倒呢。

恰娅·黛·维说：“这是你妹妹文蒂！”文蒂站在后边，她一听到自己的名字，不好意思退得更往后了。然后她双手合十，低眉欠身行了个礼。夏姆一见文蒂便忘了一切。

夏姆的母亲又说：“这是你婶子玛图拉·黛·维。这是你婶子胡斯娜，本区副区长的夫人。这是你大妈潘迪达英，婆罗门萨鲁布吉欣的妻子。这是园丁柯利马的妈妈。孩子，向大家行触脚礼。森特拉姆、瓦森特拉姆死到哪儿去了？在这个房间里给夏姆铺张床。噢，对了，把宁密和文蒂一块绣的那条床单铺上。孩子，一路上还好吧？我们叫胡拉姆·侯赛因去接你，就是因为 we 想这儿对你来说是个新地方，可别叫

你路上作难。这地方倒也很好，不过……”

夏姆的母亲滔滔不绝，说个没完，那些来看望夏姆的妇女都准备走了。院子里人声嘈杂，但是在一大群人的脸孔和声音中，夏姆只对一张面孔印象特别深，他下意识地端详着文蒂可爱的眼睛。文蒂好象是当年的恰娅，她集中了恰娅年轻时全部的美，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蒂有自己特有的微笑，她笑起来的神态与众不同，夏姆只留意她那双眼睛，这双眼睛好象两颗含羞的星星，一会儿闪闪发光，一会儿又隐没在人群之中。她的下巴和下嘴唇之间有一颗小小的黑痣，黑痣旁有一条细纹，显得她的嘴唇一部分在笑，而另一部分仍然十分严肃。夏姆费了很大劲儿，也没看出来她是在笑呢，还是仍然保持着庄重严肃的神态。

当人们都已走完，姨妈恰娅黛维也要告辞了，夏姆的母亲便挽留说：“妹妹，在我这儿吃了饭再走吧，你也喜欢吃肉，再说今天肉和饭都做好了，还有酱菜。”

夏姆回到房间，脱了衣服，躺在床上，想伸伸腰，可是一躺下，他的两眼就自动闭上了。当他醒来时，感到屋里似乎有脚步声，一看原来是文蒂，文蒂开口便说：“我的一只鞋不见了。”

夏姆从床底下找出了那只鞋，文蒂迅速地拿过来穿上。她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但是她越是想赶快离开房间，她的鞋带越是系不上，她说了一声“哎呀”，便把脚使劲一甩。

“来，我给你系。”

鞋带牢牢地系上了。文蒂的脚上有两个圆圆的脚印，一看到这脚踝骨，站在泉水边汲水的那个姑娘又象不安的鸟儿一样，在他的眼前扑打着翅膀，毕钵罗树下的那把长木椅。

斯迪拉玫瑰色的面孔以及他自己的手指里迅速流动的热血，都使他感到心神不宁……鞋带系好了，文蒂马上走出了房间。他看着她离开房间，就好象看到电光一闪或箭离弓弦或流星划破夜空一样。

他吃完饭躺下以后，流星划破夜空时形成的那道弧光，还在他的眼前停留了很久很久。

三

第二天早晨，他很快就醒来了，他的卧室的窗子向东开着。天上的群星还没有完全消失，晨星在遥远的天边那黑糊糊的山顶上闪烁，窗子周围藤萝的绿色枝条盘在一起，晶莹的露珠从碧绿而宽阔的树叶上不时地往下滴落。夏姆发现一只黑杜鹃藏在几串葡萄中间睡觉，它的嘴安详地搭在水汪汪的葡萄上，它的羽毛似乎已经被露水浸透，不知它为什么要离开它的暖巢来到这亮晶晶的葡萄中间，也许是这野葡萄藤上的翠绿的珍珠吸引了它，所以它把嘴搭在一串葡萄上，好象在梦中亲吻这些葡萄，又象在甜蜜的梦中也舍不得离开这些葡萄。夏姆伸了伸懒腰，从床上起来，走出房间，来到园子里。他心里想，这区公所可真是座落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占地面积好几十亩，是一片大园林，园林中间是办公楼，楼下是区长的官邸，离这些房子不远，还有一座小楼，再过去不远是一般职工的宿舍，木栏外面是一片玉米地，远处是河谷上绿茵茵的野草随风起伏，山坡下的河川地带是大片稻田，再往前就是那条芒德尔河以及他昨天来时走过的那条小道。